

# 記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 馬約利卡錫釉陶

謝明良

本文主要是介紹近年於台南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馬約利卡陶器。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市或印尼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遺址、日本出島荷蘭商館遺址，以及由荷蘭人建築完成的熱蘭遮城遺址都出土了馬約利卡陶器，可以推測亞洲出土的該類錫釉陶是隨著歐洲勢力的擴張，由荷蘭人所攜來。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土分別來自德國、荷蘭、泰國、越南、中國、日本等國十七世紀陶瓷一事，正是當時以台灣為據點的東西貿易交流於考古學上的反映。

熱蘭遮城是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在今台南安平建築的城堡，初稱奧倫治城（Fort Orange），一六二七年奉荷蘭東印度公司總公司命令改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城堡本城於一六三二年已大體竣工，並以城堡為中心建立起荷蘭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迄一六六二年鄭成功攻佔熱蘭遮城驅逐荷蘭人之後，鄭氏仍長駐於此，並改地名為安平。一六八三年清軍大舉攻台，鄭克塽戰敗投降，清廷仍以熱蘭遮城為軍裝局，但熱蘭遮城卻因一八六〇年代英軍砲轟安平火藥庫而毀損部份城牆，不久，一八七四年二鯤身修築炮台（億載金城）也從城堡取走不少建材。熱蘭遮城於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曾經加以整建，既在城內構築海關長官宿舍，又於一九三〇年將宿舍改建為拱廊形式的展覽館。戰後，城堡改稱「安平古堡」並增建瞭望塔和史蹟公園。

一六三三年，台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進行《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同年八月計畫共同主持人劉益昌在參酌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李德河教授利用透地雷達探勘熱蘭遮城遺址所得數據，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試掘三個地點，編號為第一、二、三號探坑。二〇〇五年進行第二期考古探勘時另試掘四個地點，編號為第四、五、六、七號探坑。七個探坑所出遺物的質材種類頗為豐富，而以陶瓷的數量最多。初步觀察，陶瓷器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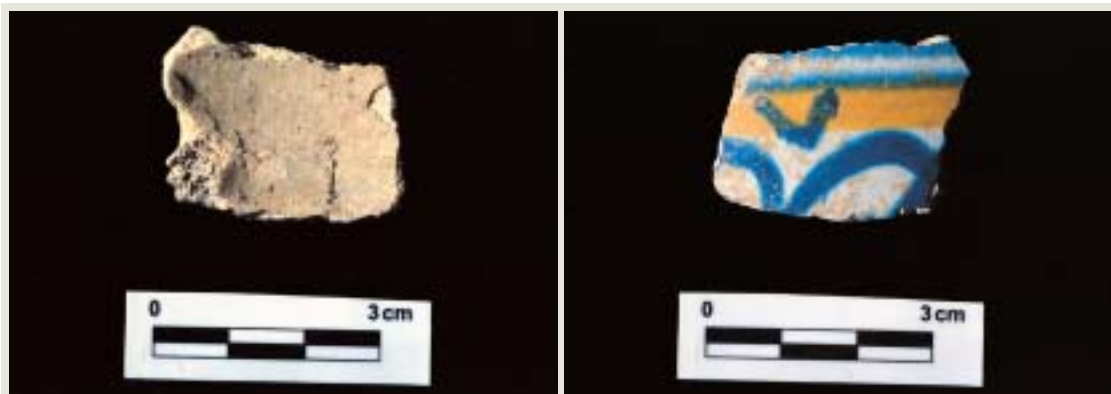
早自十七世紀，晚迄近現代，其時代跨幅基本上涵蓋了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以及戰後台灣等各個時期。

就兩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陶瓷的產區而言，無疑是以中國製品的數量居最大多數。除了著名的安平壺標本之外，至少還包括了江西省景德鎮的卡拉克瓷（Kraak Porcelain），以及分別來自福建省漳州、德化、安溪或浙江省溫州等地瓷窯所生產的青瓷、青花瓷和釉上彩瓷等作品。此外，另有來自東北亞日本、東南亞泰國、越南以及歐洲德國、荷蘭等地窯場燒製的產品。相對於眾人耳熟能詳的中國製陶瓷，我國對於歐洲等地陶瓷作品似乎較為陌生，由於熱蘭遮城是由荷蘭人所構築，因此以下擬先針對城址出土的可能來自荷蘭等地歐洲窯場所生產的所謂馬約利卡（Maiolica）錫釉陶器做一介紹。

一般而言，馬約利卡是對義大利錫釉陶的泛稱，其語源來自

西班牙之馬約利卡島。由於十五世紀所謂 Hispano-Moresque Ware（同圖十八）即西班牙所燒造的伊斯蘭風格錫釉陶常經由馬約利卡島輸入義大利，因此馬約利卡原是指此類外觀帶特殊虹彩（Lustre）的陶器，至於義大利錫釉陶稱為馬約利卡則要遲至十六世紀後半。十五至十六世紀是義大利錫釉陶的鼎盛期，並影響到尼德蘭地區（the Netherlands），位於該地區的今荷蘭德爾夫特（Delft）瓷場亦約於十六世紀開始燒造此類因傳輸轉運站而命名的錫釉陶器，即所謂的荷蘭馬約利卡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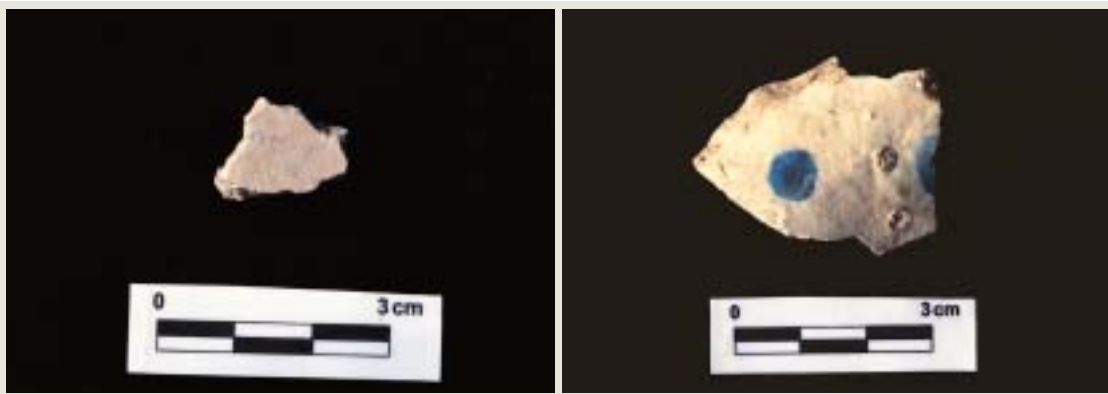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馬約利卡陶器計四片，分別出土於第一、二、五號探坑，胎質鬆軟，略呈淡黃色調。其中一件是於外壁上施罩白色失透釉，而後在釉上施以鈷藍彩和黃彩，內壁施透明白釉。應予一提的是，鈷藍彩和黃彩上方可見一層薄透明釉，雖然這有可能是釉溶融時彩繪滲入釉中所造成，但也不排除



圖一 台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馬約利卡錫釉陶正面（右圖）及背面（左圖）

是於彩繪上方另施罩一層透明薄釉(圖二)。另二件則是於外壁白釉上進行鈷藍彩繪和點飾(圖二四)。後者外觀藍彩雖可媲美青花瓷器，不同的是青花瓷乃是以鈷料繪飾器胎而後施罩透明釉於高溫下一次燒成。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四片馬約利卡陶雖均僅存殘片，但仍可觀察出是以拉坯成形，從殘片造型紋飾結合國外傳世遺物的器式特徵，可以推測其很可能是經常做為藥草容器，俗稱Albarcello(藥罐)的罐身部位殘件。如五號探坑出土的裝飾數道藍彩弦紋的標本(同圖三)或二號探坑出土的於弦紋中另飾半弧形連續垂幕紋，弦紋下方飾日本茶道界所謂煙草葉紋、歐洲人稱為富麗葉紋(Foglie)的標本(同圖四)，亦即藥罐身殘片(圖五)。其次，一號坑所見白地鈷藍點彩標本(同圖二)，亦有可能屬同類繪罐之罐肩或下腹殘片，其和傳世一件年代較晚，採用「吹墨」技法的罐身部位彩飾有異曲同工之妙(圖六)。



圖二 台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馬約利卡錫釉陶正面(右圖)及背面(左圖)



圖四 台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馬約利卡錫釉陶



圖三 台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馬約利卡錫釉陶



圖七 大阪城下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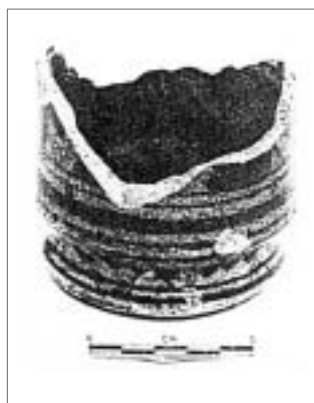
圖六 馬約利卡藥罐，日本私人藏



圖五 馬約利卡藥罐，日本私人藏

最能表現馬約利卡藥罐彩繪特色的標本，無疑是二一五年出土於五號探坑的以鈷藍描繪邊廓，內填黃彩的白地黃藍彩標本（同圖一），日本大阪城下町即出土了類似彩飾的作品（圖七），後者之相對年代約為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從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四件馬約利卡陶的出土地點、層位和殘片本身的裝飾特徵判斷，四件標本雖然分別屬於不同的個體，但似乎均屬藥罐的殘片。就目前的資料看來，這類器高約十餘公分的小罐很可能是隨著荷蘭人勢力的擴張而攜至各地，如一六一三年沈沒於大西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沈船即見有這類小罐（圖八），而亞洲的重要貿易據點印尼萬丹（Bantan）（圖九），或雅加達沿岸叭沙伊干（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群亦見出土（圖十）。

至於東北亞日本方面，除了傳世作品之外，至一九九一年代日本遺址所見荷蘭十七至十八世



圖十 叭沙伊干（Pasar Ikan）荷蘭東印度公司倉庫群遺址出土



圖九 印尼萬丹（Bantan）出土



圖八 荷蘭白獅號（Witte Leeuw）打撈品

紀陶瓷標本計約十九件(片)半數以上屬此類所謂藥壺。其次，依據二一年松本啟子的統計，則分別來自日本八處遺址，統計二十九件的馬約利卡陶器當中，所謂藥罐亦佔二十一件之多。其中，年代最早的標本見於長崎縣大村市慶長三年(一五九八)建成的玖島城址，以及堺環濠都市日本慶長二十年(一六一



圖十一 日本德川秀忠將軍墓出土(1623)

五)地層：不僅如此，在調查增上寺歷代德川將軍墓時也於卒歿於元和九年(一六三三)的德川秀忠墓發現同類作品(圖十二)。結合出土有該類作品之其他遺址之性質或地望，則除了將軍墓、城、大名住宅之外，明顯集中於獲得幕府同意可與外國交易的「五所商人」所在地之長崎、堺、大阪、京都，以及出島荷蘭商館



圖十二 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傳世藥罐



圖十四 十八世紀歐洲畫作所見外科診療



圖十三 石崎融思，《蠻館圖》(1798)

遺址。這樣看來，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連接東南亞印尼諸國或東北亞日本重要基地的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十七世紀馬約利卡陶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此外，由於日本堺市是因朱印船貿易而繁榮的都市，而台灣即是日本朱印船赴東南亞貿易時的據點，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也於寬永三年（一六二六）獲得朱印狀得以派遣船隻至台灣貿易。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六三六年五月三十日由巴達維亞總督寄予末次平藏的信函中提到：「陶器和生絲的樣本或模型，收悉。我等遵循閣下的希望，擬將之送往祖國或其他地方製作。並且在接獲時隨即送往貴處」。結合一六三三年五月十三日巴達維亞總督捎予松浦肥前守的書簡也提到：「關於荷蘭陶器，在新年將模型送往荷蘭於同地製作」，均屬日本向荷蘭訂製陶瓷的珍貴記事。因此，不能排除台灣據點也參與了此一陶瓷訂製時樣本或成品交付等運送事宜。事實上，於一六三五年荷蘭

人就在台灣製作木製樣本，指定中國瓷商依樣生產符合歐洲人趣味的各類陶瓷。這類一般呈大口、束頸、斜弧肩，且往往於筒形身腹正中略往內收的所謂膏藥罐，是當時裝盛醫療用品的外容器。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即有多件此類膏藥罐傳世至今（圖十二）。現藏巴黎國立圖書館由日本石崎融思繪作於寬政十年（一七九八）出島荷蘭商館失火之前的《蠻館圖》中亦見患者接受手術診療的場景（圖十三）。醫生旁有矮几，几上置一白色束頸罐，罐下方有榜題「膏藥」二字，可知早在日本江戶時期也是將今日所謂 Albertino 罐式，視為醫療用的膏藥罐。另一方面，大橋康二曾引用《巴達維雅城日誌》所記載一六三九年（？）台灣有一做為膏藥用給理髮師的 Can Gan 布（中國製粗棉布）。而一六六一年當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時也發現三百名病患正在醫院就診。雖然，當時的醫院概念和今日的情況大不相同，也就是

說以當時歐洲而言，外科醫生其實是由理髮師所兼任，然而我們仍可藉由前述《蠻館圖》或一幅十八世紀歐洲繪畫所見置放於外科醫生診療室中的所謂 Albarelli 罐及其他用具（圖十四），而得以遙想熱蘭遮城理髮兼外科醫生的工作和醫院的情景。無論如何，對於遠離家鄉的荷蘭東印度公司職員或軍士而言，Albarelli 罐是不可或缺的軍需。

另一方面，國立台灣博物館



圖十五之一 台灣總督府原藏馬約利卡陶器，  
圖片由國立台灣博物館李子寧組長提供

也收藏了一件該館於一九四一年接收自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底徑復原超過十公分，尺寸較大足堪作為手指使用的荷製馬約利卡陶殘片（圖十五）。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於一九〇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國民黨政權接收期間積極從事台灣自然、人文標本的蒐集工作，因此該殘片雖乏確實的出土或採集紀錄，但從原收藏單位的性質看來，其極可能是得自台灣本島。果若如此，則為台灣出



圖十五之二

土馬約利卡陶增加了一個實例。這類口徑和底徑較大的作品，曾被日本茶道界轉用來充當茶會時裝盛洗濯茶碗、茶筴廢水或補給茶釜用水的「手指」（圖十六）。依據目前的資料看來，包括 Albarelli 藥罐在內的所謂馬約利卡陶器的燒造地點，除了荷蘭北部（Noord-Nederland）、荷蘭南部（Zuid-Nederland）之外，如安特衛普（Antwerpen）等歐洲其他地區亦有生產。尤可注意的



圖十五之三



圖十七 17世紀伊萬里燒  
荷蘭阿姆斯特丹市出土



圖十六 用馬約利卡藥罐做為茶道「水指」，日本私人藏



圖十八 15世紀Hispano-Moresque ware  
Victoria&Albert Museum藏

是，依據松本啟子對於前引大阪城下町出土馬約利卡藥罐（同圖七）的精細比對，指出標本胎中含鉛較高與義大利翡冷翠近郊窯場生產的馬約利卡陶器胎質較為接近。因此，包括日本出土標本在內的亞洲遺址所見一般以荷蘭馬約利卡予以概括之錫釉陶器的產地其實不只一處，但詳情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補充。可確定的是，東方台灣或日本、印尼等地遺址出土的這類作品應該是由荷蘭所攜來的。台灣出土有十七世紀馬約利卡陶器當然是說明

了其時台灣在歐亞貿易交流中能扮演的中介角色，而若就陶瓷史的研究而言，則是提供了一處前所未知的出土遺址，是復原歐洲陶瓷輸往亞洲途徑和據點時的重要參考資料，同時也提示了日本獲取包括歐洲製品在內的「南蠻物」時，台灣據點所可能扮演的角色不宜忽視。

最後，應予一提的是，日本九州肥前地區於十七世紀亦曾做製馬約利卡藥罐並外銷至歐洲（圖十七），而做為歐洲馬約利卡陶先驅的十五世紀Hispano-

Moresque Ware (圖十八) 則又是受到伊斯蘭陶器的影響(圖十九)。因此，十七世紀日本伊萬里燒所

所做的 Alberto 藥罐之原型甚至可追溯至伊斯蘭陶器。與此相對的，中國明朝宣德(一四二六



圖十九 藍地彩繪金花紋壺  
伊朗13世紀後期至14世紀  
Metropolitan Museum藏



圖二 15世紀前期青花罐  
Freer Gallery藏

一四三五)年間所燒製的所謂

「裝罐」或「壯罐」，是於正中微內收的筒形器身上置尺寸約和底徑相當的短直口(圖二)，其原型極有可能是直接取自伊斯蘭地區的工藝品(同圖十九)。這類形似燈籠的罐式後來又受到清初帝王的喜愛，不僅大量燒製(圖二一)，同時又將缺蓋的前朝傳世品配以新蓋。如《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就記載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弘曆皇帝令太監胡世傑轉交一件「青花白地壯罐」要江西御窯場配蓋，而員外郎白世秀則於次年將配得瓷蓋的青花壯罐持進，轉交太監胡世傑獻呈皇帝過目。因此，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多件清初官窯「壯罐」(如圖二一)之原型，亦可追溯至伊斯蘭陶瓷。

#### 後記

本文得以完成，無疑要先感謝中研院史語所劉益昌教授和他所帶領的考古發掘團隊，允許我自由地使用他們冒著風雨、頭



圖二一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壯罐 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清乾隆年製」青花壯罐 底款

頂烈日辛苦爬梳出來的考古標本。其次，我也要感謝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王淑津，因為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馬約利卡陶器有的是由她在大量的標本當中所揀選出來的。還要感謝老友九州歷史陶磁資料館大橋康二館長指出幾片我原先將之視為馬約利卡陶的白釉標本其實並非錫釉，避免本文犯下嚴重的錯誤。

參考書目

1. 江樹生譯注，《熱蘭遮城日誌》一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二二。
2.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第一級古蹟台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台南：台南市政府，二一三。
3.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王城試掘研究計畫（二）及影像紀錄期初報告》，台南：台南市政府，二一五。
4. 根津美術館編，《阿蘭陀》，東京：根津美術館，一九八七。
5. 大橋康二，《輸出した伊萬里の醫療品》、《目の眼》二八三—二一三上。次男，《バサリカ遺跡出土の貿易陶磁》、《貿易陶磁研究》二期，一九八二。
6. 村上直次郎譯注、中村孝志校注，《ハタヴィア城日誌》一—三卷，東京：平凡社，一九七九—一九七五。
7. 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畫部編，《The Edwin van Drecht Collection オランダ陶器》，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九五。
8. イタリア・フアンシヤ國際陶藝博物館所藏，《ブリヨリカ名陶展》，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二一。
9. G. C. Vander Pijl-Katel - The Ceramic Load of the "Witte Leeuw", Amsterdam: Rijksmuseum, 1982.
10. Hasan Muarif Ambariy, Excavation Report at Pasar Ikan Jakarta, Jakarta: The Ceramic Society of Indonesia, 1981.
11. Keiko I. Matsumoto, Osaka-Europe Trading in the Age of National Isolation in Japan-Majolica Albarello excavated in Osaka, WAC Intercongress OSAKA, 2006.